

【视觉追踪】制作团队讲述纪录片《静水安澜》背后的故事

静水安澜

一条运河一方静海 孕育出坚韧与大爱



■ 本报记者 张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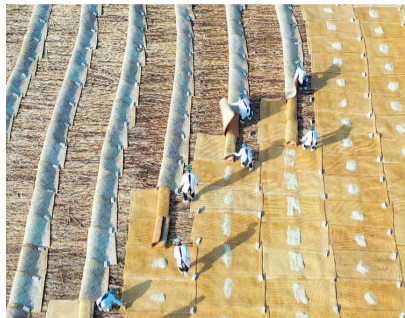
近日,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策划,电视新闻部制作的11集非遗系列节目《静水安澜》在天津卫视频道播出。陈官屯镇的天津冬菜,独流镇的老醋、通背拳,台头镇的传统杂技等,通过饮食、武术、民间艺术、传统体育的角度,忠实记录了这一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折射出京杭大运河静海段运河两岸的历史脉络和丰厚的文化积淀。

静静的运河流淌了千年时光,它孕育了这片土地丰厚的历史文化,见证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时隔六十年,又一场洪水侵袭静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刚毅无畏,朴实无华。他们热爱自己的亲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他们的坚韧精神将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生生不息。

■ 大运河畔的非遗画卷

长江与黄河之水,通过京杭大运河的串联,与海河水系连在一起。静海境内的运河,全长49公里,贯穿南北,滋养着这片热土。千百年来,人们在运河两岸逐水而居、依水而生。《静水安澜》以静海段大运河为线索,忠实记录了这一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运河之味》《古镇传武》《登杆少年》《草木新生》四个主题,在纪录片唯美的镜头中重新钩沉出历史的斑斓。

谈起这次创作,导演刘彬受访时介绍,京杭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静水安澜》从2021年初就开始策划,在前期准备过程中,栏目组咨询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刘彬说,“静海与河北省接壤,静海的运河两岸,工业化的侵蚀尚不明显,可能是天津市各区中最具有乡土气息的地方。



这也是当时专家建议拍摄静海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元素,拍摄出来的效果会给人一种广阔天地的感觉。”

纪录片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等待,刘彬说,“我们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条件。我们希望能够拍摄到最好看、最有说服力的画面。”他们用镜头记录风霜雨雪,有时还要耐心等待雨水滴落、雪花飞舞的时刻,会特意捕捉雨滴打在运河水面,落入玉米田中、压在桃园枯枝上的场景,这种自然的表达所传递出的是一种真实的空间感。刘彬说:“实际上,你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对故乡这片土地的爱,这些镜头本身就是一种直观的诗意表达,具有直击心灵的力量。”

对于农村外景的拍摄,早晚时段是最美丽的时刻,摄影师把它们称为“两头光”。因此,摄影师通常选择早晨或者傍晚进行拍摄,因为这时的光线最为理想。刘彬说:“这不同于室内拍摄,我们需要驻扎在当地,早晨5点我们就要出发去田野中拍摄,夏天的傍晚拍河流、稻田、玉米地等景色,直到晚上8点多钟收工。”

《静水安澜》介绍非遗文化,刘彬说:“在静海选择哪些非遗项目,以及展示一部分非遗项目时又不显得重复,这是一次挑战。前几集主要以饮食文化为主题,介绍了冬菜、独流醋、独留烟鱼、独留酒等,之后介绍了武术和柳编,最后介绍了大六分村登杆。”

刘彬说:“我们选择以饮食文化作为引子,将前四集的内容安排得丰富、有趣。静海区内的特色饮食不下数十种,我们选择了几种最具天津特色的。无论白菜的栽培或是醋的酿制,都与运河、运河水有着密切关联。饮食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大家熟悉的大白菜如何被加工成调味品,醋又是怎样酿造而来,传承下来的工艺今天是否被坚守,都能在片中给予呈现。”

片中用4集内容介绍了大六分村登杆会。大六分村是一个位于子牙河畔的村庄,他们拥

有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大六分村登杆,这是大六分村传承两百多年的绝活。七米的竹竿高高竖起,这是来自二百年前的圣物、大六分村登杆会成立时最初的那一棵。祖辈们一代又一代攀援其上,手脚摩擦,汗水浸润,形成古铜色的包裹。

每年正月十五,大六分村都会举办登杆会的展示活动,通常在市里或区里进行演出。然而,由于疫情的影响,他们已经停办了两年多的演出活动。刘彬说:“这种杂技演出属于‘广场艺术’,需要观众的参与和欣赏,我们的拍摄也需要现场的叫好喝彩来烘托气氛,如果没有这样的镜头,这段片子无疑是缺乏高潮的,整个片子就不完整了。”

到了2022年春节前遇到了一场大雪,下雪时长杆滑溜,无法表演。幸运的是,雪终于停了,两年来,登杆会的演员们苦无表演的机会,憋了许久的他们也非常渴望能在乡亲们面前一展身手,最终表演如愿举行。刘彬说:“我们的片子也得以顺利拍摄完成,正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在片子的开头,我们首先展示的就是这一段高潮部分,希望能让观众明白,这一次的公开表演是多么来之不易。”

■ 传承中的勇于求变

独流,一座千年古镇,独流老醋,与山西陈醋、镇江香醋并称为三大名醋。天立独流老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喜忠在片中介绍:“独流还是多个河交汇的地方,应该说是鱼米之乡,独流醋的衍生,应该跟大运河有很大关系,水质好,把酿醋的工艺就发展到极致了,因为水中含有很多矿物质,包括咱们酿造用的这些参数,运河水全部都做到了。”

在天立老醋制醋车间技术培训小组组长、全国劳模模范陈明友看来,眼、看、嘴、尝、鼻子闻,是制醋老师傅的经验,有时候不用揭开盖子,一摸缸

体,就能体会出醋坯生熟火候。盛夏,车间里40多摄氏度的高温,醋酸发酵很快,这是工人们最忙碌的时候。观察火候,及时翻缸,还要时刻留心温度的变化,不能怠慢。醋酸,对眼睛的伤害很大,时间一长,会不自觉地流泪。陈明友认为,醋酸也有好处,常年与醋相伴,他几乎从不感冒,他把这归结为独流老醋的功劳,是在醋厂工作30年得到的一种福利。

谈起这段拍摄经历,刘彬说:“我们在三伏天去拍摄的独流老醋,制醋车间的温度高达四五十摄氏度。除了高温,那里刺鼻的气味也让人难以忍受。我们进入车间只不过几分钟,我们就不得不出透透气。然而工人们却能在里面坚持很久。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各行各业辛苦之处的一小部分罢了。”

柳编,是流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民间传统工艺。从实用器具到装饰艺术,柳编工艺在不断发展,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市静海区的柳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静海区手工柳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俊艳,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农副产品受到外贸出口的青睐。杨俊艳加工的柳编和草编制品由于做工精细,交货及时,在天津市经营外贸产品的圈子里打出了名气。1994年,杨俊艳创办了自己的工艺品公司。柳编的远销绝非易事,款式的升级,设计的改进,紧盯国际市场变化,杨俊艳从来不敢怠慢。草编和柳编的订单加工方式也给残疾人创造了灵活的就业机会,不用集中上班也可以挣到工资,贴补家用。杨俊艳从事柳编行业30多年来,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了很多残障人士。

刘彬说:“杨俊艳是一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现在她的产品已经远销海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还让女儿送出国留学,希望女儿能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一个小小的柳编能够给手艺人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给她的家庭以及周围的人带来生活面貌上的巨大变化,这是我此前未曾想到的。”

在不同的年代里,杨俊艳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事业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提高。现在她已经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刘彬说:“从展厅里陈列的成果,到她这些年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她始终坚持不懈地扎根在这项手艺中,这着实令我们非常感动和佩服。”

■ 千年运河见证坚韧精神

在《静水安澜》的拍摄过程中,刘彬深深感受到历史上洪涝灾害对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以及静海人民的刚毅无畏,朴实无华。刘彬说:“减河是指泄洪河道,独流减河宽度达到了一公里。由

于海河流域泄洪不畅,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这条庞大的水利工程,与其他运河不同,只有天津市的减河是为了泄洪而挖的。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很多天津人都有挖掘河道的记忆,天津老一代人为修建这些水利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静海地区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区,从考古发现来看,它在西汉时期就有古城,因此这里的文化也更为深厚。以大六分村登杆会为例,杆会的日常运作依赖于全体村民自发的扶持。在漫长的岁月里,大人家轮流出力,穷人家出人出力,形成了杆会的集体性和团结性。不仅每一个杆会的表演者不要任何报酬,杆会的管事人员,包括会头、副会长、会计等也分文不取。这种传统绵延至今。村民的捐款主要用于添置服装道具,以及孩子们日常训练时的饮料和零食。

登杆,童子功一旦习得,便终身受用。杆会的梯队建设,遵循老中青同时具备的原则,十几岁的少年是主要后备力量。有些孩子觉得苦,练不出来,就会自动放弃。坚持下来的孩子就成了杆会永久的会员。这种自然的筛选过程正是杆会传承二百八十年的根基。老会员们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成了助教、陪练,在竿下撑竿的人。对于孩子们来说,寒暑假的集中训练是掌握动作要领最关键的时间。基本功练上三到五年,就会形成肌肉记忆。少年强,杆会才能避免断档的危机。

刘彬说:“村子里的人非常有凝聚力,无论冬夏,会房里每天都有人在,包括老人、小孩和青壮年,这里维持着一股人气。这种不求回报的纯粹付出正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也是这个村子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

大六分村登杆会的会头杨文祥年近50岁出头,总是以礼待人,他另一个身份是床垫厂的工人,他需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刘彬说:“老师和教练能坚守在没有报酬的教学岗位,青壮年在打工之余,仍然能够坚守家乡传承了几百年的文化,这着实令人敬佩。大六分村能够将这个项目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着实让人感到非常惊讶,这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了。”

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陈官屯冬菜制作技艺传承人纪执来利用短视频平台来推广他的产品,柳编技艺传承人杨俊艳女士也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他们尝试着找到了让非遗技艺得以延续的途径。

静海,曾经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片静静的浅海。大自然的造化使沧海变成桑田,古老的先民逐水而居,辛勤呵护着这片水土,也造就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刚毅无畏,朴实无华的性格。他们热爱这片热土,热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文化。祝愿他们戮力同心,重建家园。

非遗新信

天津“泥人张”彩塑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毅谦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自1991年至今任职于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陈毅谦早年从学于“泥人张”传承中的著名艺术家,曾系统地研习过山西双林寺和山东灵岩寺等古代的优秀彩塑作品。近年来,又对云冈、龙门、敦煌和大足等不同时期的历代彩塑精品以及高周秦汉的彩绘青铜器,做过认真之研究与虚心之学习。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传统泥塑的基础上,融合了多种中西姊妹艺术之精华,兼收并蓄发展成为金属彩塑。这是汲取西方雕塑技法和色彩知识,并采用金银铜等硬质材料作为塑像主体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彩绘上,除了沿用中国工笔画和水墨画技法外,更引进了漆器和青铜器彩绘的相关技法。

彩塑就像一根绚丽的丝线
将许多古老的文明连接在一起

记者: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特点是什么?“泥人张”的传统制作技艺在传承中是如何创新发展的?

陈毅谦: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个形成了近200年的美术流派,其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和制作工艺,是中国传统雕塑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最朴素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中国普通大众所能与之交流对话的生动形象。它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追求解剖结构、夸张合理、取舍得当,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性格、体态,达到了形神兼备,用色敷彩匠心独特,是中国北方泥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彩塑是“彩色雕塑”的简称,这门艺术与现代较为主流的“单色雕塑”是“你中有我,我

陈毅谦 以彩塑艺术衔接文明与生活

本报记者 郭晓莹



“陶瓷和金属”取代了传统的“泥人”,也就是说“泥人张”不再仅是做“泥人”的了。杨志忠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彩塑艺术家,他的作品体现了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艺术传承,也代表了传承中当代的最高水平。

我师从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志忠先生,在创作中汲取了“泥人张”彩塑案头清供之精华,对于古人技法不断研习提纯,追求取法宋元,力图接近转泥成像塑绘一体之本质,这使得创作的作品更为细腻传神、雍容华贵。近年来,本着“与时代同脉搏、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创作大量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如《弘一法师像》《张伯礼像》等作品是奉献人民、讴歌时代、引领风尚的精品力作。

彩塑工作室艺术家们的成功,也绝不可能是横空出世的偶然现象,他们除了延续古代传统彩塑的风格和技法之外,其创造发展更与中华文脉和外来文明的营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继承古人的优秀传统,而服务于当代,是以彩塑艺术为媒介与古圣先贤的隔空对话。

记者:“泥人张”在非遗传承中是否遇到困难或问题?如果有,最大的困难或问题是什么?

陈毅谦:在中国艺术史上,“书画同源”曾经被人们津津乐道,然“塑绘一体”却几乎无人问津。而实际上“塑绘”的历史当远远悠于“书画”,我国的象形文字无疑源于雕刻与绘画。塑绘与书画,虽然是同宗同源,但是二者命运大不相同,渐行渐远。书画艺术逐步成为文人士大夫主流文化的代表。

传统彩塑(塑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其传承依赖于匠人的经验累积和口传心授,虽然后来又通过丝绸之路等交流,汲取了古印度等外



来文明的营养,却从来就缺乏文人的参与,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支持,更缺乏史料的记录,再加上现实社会功利主义的干扰,其从业者几乎没有获得过话语权,更没有过体面的社会地位。历史上的彩塑作品无论有多么精彩,却几乎都被排挤到以文人画为主流的美术史边缘。“泥人张”彩塑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创新是值得关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做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也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当务之急。

“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
在传承工作中融合衔接

记者:目前泥人张非遗传承的人才情况如何?年轻人对这项工作是否喜欢?

陈毅谦: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是专门从事非遗保护、创作、研究、社会公益服务的艺术创作专业单位。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公益一类非遗保护单位,充分体现了天津市政府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扶持,这一举措目前在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中仍具有借鉴和推广作用。天津泥人张工作室被中宣部命名为“中宣部公益广告创作基地”,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普及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工作室有针对性

地加强和创新青年人才培养工作,激发合作意识,用以老带新的师徒模式,增强集体创作氛围,为培养尖子人才和后备人才做好储备,通过组织采风、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参加各项专业展会比赛等方式,为青年人创造条件、提供机会,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积蓄力量。

记者:“泥人张”在市场上的变化如何?
陈毅谦:时至今日,“泥人张”彩塑的传承和发展明显出现了两个走向:一是“居庙堂之高”的思路,让彩塑艺术进入大学院校、美术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殿堂,要把这门艺术放在世界美术史上去考量。二是“处江湖之远”的考虑,让彩塑成为批量加工生产的民间泥玩具和旅游纪念品,随顺着市场经济,而停留在流水线制作的层面上。我们当然更看好前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艺术衍生品”作为新型文化创意产品的存在,这是源于艺术品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且带有艺术家个人符号的一种产品。是对原作艺术价值和经济效益的进一步发掘,它具有经济性、大众性、纪念性和传播性,是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新媒介。

记者:未来“泥人张”的发展目标或计划如何?
陈毅谦:在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今天,美术理论界以及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美术家们,已经在思考如何建立现代雕塑的中国气派,而理清思路必然成为彩塑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当务之急。包括“泥人张”流派在内的中国传统彩塑是依靠“文脉”之联结而放眼世界的,在追求美感和意境的同时,更是以“载道”之精神,创造出了能表现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情感的艺术。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一个代表,是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体现,它在人类文明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依然感动和净化着现代人。我们彩塑工作者一直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注重传统技艺的发掘、整理和传承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由静态到动态的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承保护机制,正在努力把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建设成为国家级彩塑创作研究中心、生产销售中心、传承保护中心、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泥人张彩塑这颗民族艺术的明珠正在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